

絕望是死病

齊克果

吳浩

札蘭丁的冷眼

A

不知道仍然有多少歲月要飄盪。

如果一九四九年是一道裂痕的話，它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割碎了，這不僅是地理上的，更可能是心靈上的。思想意識的爭鬥，也許要上溯好幾年、幾十年、上百年……大清王朝痛快的把鬼子罵成鬼子，握著拳頭面對洋槍大炮，也曾怎樣怎樣，即便是五四學運，也喊出了幾句口號，請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，到了二十年代，貪官污吏依舊，官僚裙帶仍然，幾個抱著「黑暗的心」的文人，窩在上海寫字樓裡，從西化傳統的辯論，演變到互揭瘡疤，亂丟帽子，開始具體而微的顯現了中國的分裂。這裂痕，延續下來的結果，使幾億人的命運發生了變動，如果還有人高喊什麼的話，也只剩下王安石詩：

事實是，形勢就足以決定命運。宋寧宗開禧二年，西元一千二百零六年，內外蒙古統一，并及塔塔兒部及乃蠻，成吉思汗建號。十四年後，東滅夏敗金，西亡西遼殺屈曲率，忽爾間，西境與花刺子模接壤。

唐書記載，據今中亞一帶，裏海，鹹海之間，有個貨利習彌國，突厥種，世代信奉回教，傳到諱罕默德手上，已改稱花刺子模，境內有阿母河，屬沙漠綠洲區。人口不很多，可是把鄰近的波斯、阿富汗、敘利亞、伊拉克的回教人口計算在內，那就很可觀，至少比無神有

鬼，不講戒律不被規範的蒙古人多。

「願為五陵輕薄兒，

生當開元天寶時，

鬥雞走狗過一生，

天地興亡兩不知。」

這悲痛，或許談也談不上悲痛，生活起了大大的變動。佇立在香港太平山上，就此一了百了吧，那一天渡海到九龍，不小心摔到水裡，這就乾脆，連棺材板也省了，可是弱妻幼女，連那不滿周歲的小兒，也會跟着陪進去。嘆口氣，把一套吳儂軟語丟棄掉，學幾句廣州官話，矮下身子，應老板要求，或寫幾齣「南北和」（註一），或譜幾曲：「花落水流，春去無踪。」等兒子長大了，千叮萬囑：「學醫、學工，別學文，再就是：避開戰爭，往沒有戰爭的地方生根。」想想這太氣餒了，也不像孩子能聽得進去的話，於是乎，加插一段：「要想兼善天下的話，也得從獨善其身開始，我不反對你的選擇，問題是：我們家門衰祚薄，由不得你兼善天下。」你有兩條路可以走：之一是拚命讀書，爭取獎學金，光耀門楣，之二是發展四肢，打架滋事，帶着叛逆嘴臉，混完所有的運氣。大部份人還是走中間一條路，留個長髮，看看電影，吃吃喝喝，該看書的時候看點書，房間裡貼一張 James Dean，唱片裡放一點 BOBBYLAN ……

這不是故事，這是王家的事，更可能是張家的事，最有可能是林家。這發生在香港，台

灣也像，東南亞也差不多。如果肯用心去想的話，下面一段話何嘗不同：「我父親是台北帝大畢業的，當我生下來的時候，家父已經懸壺，因此我走上濟世的道路是自然的，我的感想是讀醫佔去了太多的時間，有時候自然對別的事情顯得淡漠，當然，母親的告誡也有影響，她要我讀書，別管閒事，路是安排好了，畢業、結婚，將來留美是一定的，趨勢嘛，也是因為想學點東西，聽說那邊外科訓練很嚴格……

吳興華的詩說得好：

「靜坐心有似明鏡空空

自己本來無所謂色相

東鄰有弦歌西鄰慟哭

哀樂到方寸盡都兩忘」

而在這近乎「兩忘」之前，我們是否應該自問一下：

「我們的熱情那兒去了？」

B

一個人奮鬥到某種程度的時候，回報不再呈重要的事。

大約西元一千二百年前後，有錢的好處顯而易見，養幾頭駱駝，幾隻羊，躺在羊毛堆裡飲馬乳，懷裡抱個女人，管他世界是蒙古人的還是穆斯林兄弟的（註二）。對於札蘭丁來說，縱橫奔馳於戰場，不勉腦中浮現如上的情景，幸福得讓自己也得嘆口氣。

成吉思汗十四年六月，夏天下起雪來，十分奇怪，耶律楚材占了一卦，認為這是殺敵預兆，成吉思汗側頭想想，果然不錯，雪兆瑞徵，自然信而不疑，由是發兵西征，這也就是歷史上蒙古的第一次西征。

第一戰在撒馬耳干，也不算真正會戰，花刺子模王讓罕默德，聞大軍將至，先期逃亡。那時札蘭丁在兀龍格赤，與母親、祖母相聚一處，身為王子，被採納的意見不多，家庭內分派別系，祖母原籍康里人，兀龍格赤城內的兵也是康里人（註三），平時仗着母后威勢，專橫無度，不奉父王命令。

那一頭撒馬耳干被圍，讓罕默德早遁，群

龍無首。其實城中守兵四萬，牆堞高固，守具完備，原可長期支撐下去，却因碰到了成吉思汗，忖度情勢，想到了計誘的方式，把城內守軍誘出城外，用了埋伏，盡行殺戮。剩下來的兵民，絕望之餘，只好乞降。那景象是：蒙古人騎在馬上，東一堆西一堆的戰火兀自燃燒，帶着孩子的、拄着拐杖的，女人們蒙着臉，被趕在街上，驚慌的眼睛，灰得失了神采。成吉思汗的命令很直接：「民仍舊制，兵各雜髮結辮，編入軍籍。」到了夜間，冷然的刀在月光下一閃，所有結髮的頭顱被砍下來。民降為奴女淪為妾，總共的收獲如下：「工匠三萬名、分隸各營，壯丁三萬名，充當奴隸，餘氏五萬

，出錢二十萬，方可安居。」

這件事傳到札蘭丁耳裡，大勢已去，蒙古攻下撒馬耳干，移師西進，兵未至而讓罕默德又有了逃的念頭，於是國王顛預胆小，變成了街譚巷議，更加難以號召部眾，唯一的一條路，任處他避，自任統帥，或可挽回頹勢。

翌日，讓罕默德決計西進，往奔駐守在伊拉克的二兒子屋克丁，據稱有兵有餉，足以抵擋蒙古大軍，且地處西陲離蒙古人十分遙遠，顯見十分安全，一切準備就緒，父子告別，跟隨的士兵全是康里人。札蘭丁站在城牆上，望着父親西去的背影愈縮愈小，心頭掠過一層陰影，到了晚上，單身潛出城外，快馬加鞭，往父親西去的路途追去，樹影風聲，迅速的滑向腦後，往日的許多事，一下子顯現出來，小時候父親對自己的疼愛，長大後，眼見父親剛愎得罪人，貪小利而吃大虧，苛吝而缺乏朋友：：奔了一夜，暮色微明中看到父親平日所睡帳篷，「叢矢攢射，幾無遺隙。」立刻下馬奔進帳篷內並無父親的影子，叫起衛兵，問起父親去向，却面面相覷，十分曖昧，正焦急間，父親從他帳邊出，臉容憔悴，原來康里人陰謀叛亂，早被讓罕默德戒備，晚上睡覺的地方一再搬遷，也算是一隙之明，保全了性命。到此，札蘭丁跟隨父親，再也不肯稍離半步。

另一方面，成吉思汗派遣哲別，速不台二將，晝夜窮追，強渡阿母河，過寬甸吉思海（即裡海），距伊拉克不過數十里，屋克丁據報，坐立不安，隨即遁去。

投奔的地點既已被佔，讓罕默德逃到伊朗，住了數日，又跑到馬三德蘭，行李盡失，道遇仇人，前後夾擊，只得惶慌逃到甸吉海中的小島上，胸膈中寒，憂悻成疾，臨死前，遺命札蘭丁嗣位，把自己的佩劍解下，掛在兒子腰中，就此嗆氣。

都拔與金滅古蒙



征西兀烈旭



札蘭丁把父親葬了。呆坐在孤島上，暮色籠罩下來，潮水拍上來退下去，海鳥飛翔，或伏衝，或滑翔，或佇立在水中，冷着眼睛望過來，月亮升起，於是最後一統陽光逸去，星星展示人們的未來。

「於是
你突然想死
那人就脫下彩衣來蓋你
天地多大
能包容的也就是這些。」

C

一年七個月有多長？

可以讓繖紋加深，毛髮變長，也可以經歷一場身死，重作抉擇。

成吉思汗一路西進，蕩平木刺夷，匿察兀兒，也里城等地，也就是後來的伊兒汗國一帶。一路上順利進展。抵擋的作了鬼，不抵擋的變為奴，忽忽間，到了秋天，涼氣一吹，暑氣漸消，成吉思汗接到偵報，謂謨罕默德長子札蘭丁，在哥疾寧地，糾集餘眾，與滅里可汗相聯合，聲勢頗盛，又札蘭丁弟屋克丁亦出屯合兒拉耳地方，有眾千人，於是擬議親征，南下攻札蘭丁，遙命哲別等分兵攻屋克丁，半年後

，屋克丁被殺，札蘭丁的人却愈集愈多，差不多有六、七萬，又得滅里可汗支助，遂出戰蒙古軍，在可不埋一場會戰，大敗蒙軍，乘勢追殺，並奪得軍械馬匹無數，自蒙古軍出征以來，這算是頭一遭損失。

其實札蘭丁手下全是烏合，偶有謀略的自認奇才。為了一匹蒙古馬，滅里可汗與阿格拉相爭不下，於是，使本就烏合的群眾，分散為兩部份。

蒙古軍隊重新齊集，在克什米爾一帶會戰，人數和士氣都很懸殊，到最後滅里可汗被殺

。札蘭丁失了支助，僅餘的幾百人，團團被圍在核心，前有追兵，後是高崖，崖下一望無際的印度河，成吉思汗在灰沙風揚中，看到了少年的自己，突然下令生擒札蘭丁。放箭的把箭收起來，執矛的步步逼近，札蘭丁躍上馬背，突圍而出，奔上高崖，崖下怒潮澎湃，烈陽反射，汗水自額角滴下，周圍的人沸騰着，殺聲喊聲蓋過了一切，札蘭丁扯起馬頭，撲的一跳，連人帶馬，投入印度河中。

D

整個部隊肅靜着，偶爾有幾隻馬踢動一下

腿，馬背上，成吉思汗已經等候了一長段時間，印度河仍然自北而南，浩浩蕩蕩奔瀉而下，幾乎在絕望中，成吉思汗調轉馬頭，準備撤回大軍，這時兵士們鼓躁起來，嘩然一聲，遠處一點黑影自水面冒出，卸了軍裝，在岸上喘了兩口氣，大模大樣的走了。

成吉思汗止住追捕，却說：「此人漏網，必有後患。」這多少是說對了。儘管哥疾寧地被屠，連帶着西域一帶只要攜貳的部落，統加斬草，死亡共計一百六十萬人，儘管札蘭丁只剩下孑然一身，無處投靠，儘管整片中亞、印度插滿了蒙古旗幟，仍然在成吉思汗死後，有一股反抗的力量，這股力量就是札蘭丁。

窩闊台七年，西域地方擾亂不靖，據聞佔據伊拉克、呼羅珊、馬三德蘭的回教徒，漸漸擴張，北入阿特佩占，轉併阿速欽察等地，蒙古又決定西征，窩闊台派緝馬兒罕，領兵來攻，終於弄明白了這些地方的領導者即札蘭丁。

適天寒，柴火熊熊中，札蘭丁躺在羊毛堆裡，左手握着酒囊，右手伸入女人的懷中，冷眼望着火光，想的全是有自己才明白的寂寞非人部份。半夜裡就這樣睡着了，醒來時蒙古兵大舉入城，匆忙間，單身走脫，逃入庫爾忒山，後為土人所執，送至頭目家，結果了性命。

說法有幾種：之一，成吉思汗死了，這世界上再無對手，活又何趣，死又何惜。

之二：累了。整天為這些不能團結的穆斯林兄弟傳播信念，能懂得的又有幾人，且把酒色當人生，得歡樂時且歡樂，如是而鼾睡過時，誤了大事。

之三：撤馬爾干被屠，哥疾寧被屠，將來伊拉克一帶又不得免，何妨以己之身換萬人之命。

之四：不過窮蹙倒霉，走了否運，為土人

所執，如果不被執的話，生命是……

E

信仰是一種力量，然而擁有信仰的人不多，以之發展成力量的更加少。大部份人依附

信仰，僅僅因為安全。殊不知，不透過熱情的推動，辯證的歷程，「信仰」不過是眾人喊來喊去的名詞，比之沙上的華屋牢靠不了多少，風吹潮湧，迅速的成為過眼雲烟。

一九〇九年丹麥傳記家曼拉德（O. P. MONRAD）以幾句輕妄之言概括了齊克果（註四）一生：

「一個抑鬱的戀人，一個失意的作家，一點諷刺的筆調，幾句辭藻的賣弄，如是而已。」同樣的，札蘭丁面黑人瘦，逃亡終日，依照「成則為王，敗則為寇」的定律，非賊即癡，高尚不到那兒去。

但是，隱藏在詞藻之間，行動之中的，往往是無限夢幻和開擴人生。

卡夫卡有一次去看朋友，見到朋友父親正在午睡，不免打擾到了，低聲說：「對不起，請視我為夢。」這是關鍵，生命的空間可以小到僅是囚籠，時間可以短促到僅是一眨眼，但是擁有夢的擁有宇宙。

註一：「南北和」原為林以亮先生寫給電懋公

司的電影劇本，由笑匠劉恩甲、梁醒波等主演，敘述在香港社會中的北方人和南方人相處情形，雖為商業作品，笑中帶淚，散發着溫馨的氣氛，此處用來比喻，其實胡金銓早期投身香港美國新聞處，倪匡寫武俠小說，又何嘗不是一種「生存」方式。

註二：英文：MOSLEM，回教徒自稱，教友皆兄弟姐妹。

註三：康里部舊在阿拉海，即今忽章、錫爾兩河濶集處。

註四：丹麥哲學家·SOREN KIERKEGAARD 生於一八一三，死於一八五五，直到近一百年後始為人重視，被尊為「存在主義」的開山鼻祖。

